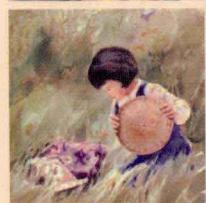


文·林海音

图·关维兴  
绘图本

# 城南旧事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城南旧事

林海音  
关维兴

文 图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  
图集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南旧事·绘图本/林海音著, 关维兴绘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354-4971-9

I.城… II.①林…②关… III.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7493 号

策 划: 尹志勇

责任编辑: 曾 莉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---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 
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 (电话: 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 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64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 印张: 13.75 插页: 4

版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43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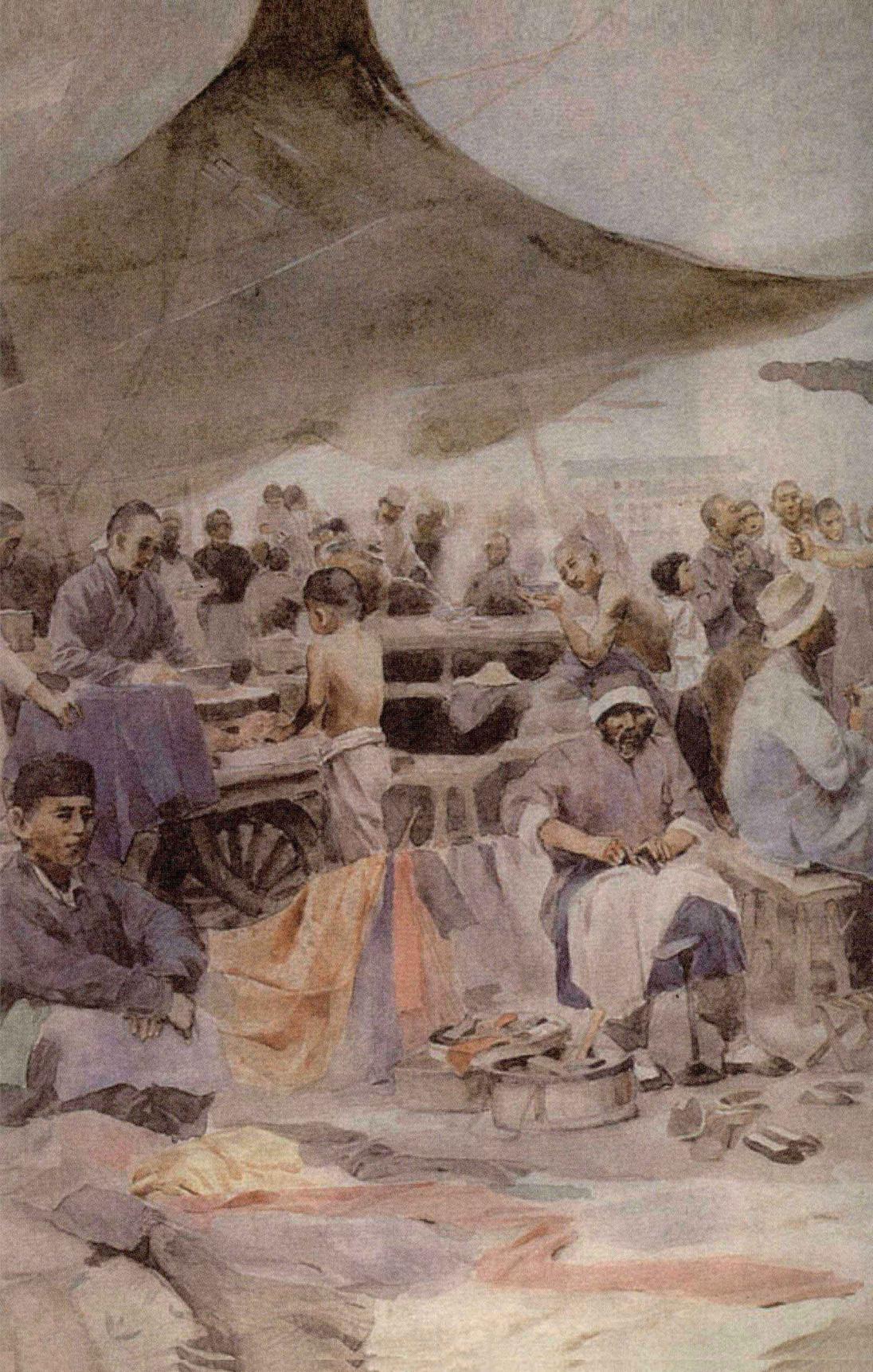
---

定价: 26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

**林海音** 1918年生，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。原籍台湾苗栗，生于日本，长于北京，成就于台湾。她一生出版了众多文学名作，被称为台湾文学“祖母级的人物”。林海音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情感，《城南旧事》一书既是她童年生活的写照，更是当年北京平民生活的写真，也是她最具影响的作品。

**关维兴** 1940年生，吉林省敦化县人。被誉为当今最具权威的水彩画人物画家。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奖不断，曾获美国水彩画金奖，并成为英国皇家水彩协会荣誉会员里唯一的中国画家。《城南旧事》是关维兴首次为故事书作画，并多次获国际插图大奖。他笔下的水彩人物，造型严谨厚重，色彩高雅，笔法洒脱，形神具备。其艺术成就和原著一样成为永恒的经典。

## 目 录

冬阳、童年、骆驼队

1

惠安馆

7

我们看海去

87



追寻母亲的足迹

208

兰姨娘

127

驴打滚儿

161

爸爸的花儿落了  
我也不再是小孩子

191

92

冬阳 童年 骆驼队

· · · · ·





骆驼队来了，停在我家的门前。

它们排列成一长串，沉默地站着，等候人们的安排。

天气又干又冷。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，秃瓢儿上冒着热气，是一股白色的烟，融入干冷的大空气中。

爸爸在和他讲价钱。双峰的驼背上，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。我在想，麻袋里面是“南山高末”呢，还是“乌金墨玉”？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，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。但是拉骆驼的说，他们从门头沟来，他们和骆驼，是一步一步走来的。

另外一个拉骆驼的，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。它们把前脚一屈，屁股一撅，就跪了下来。

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。人在卸煤，骆驼在吃草。

我站在骆驼的面前，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：那样丑的脸，那样长的牙，那样安静的态度，它们咀嚼的时候，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





阅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到购买：[www.longbook.com](http://www.longbook.com)

去，大鼻孔里冒着热气，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。我看得呆了，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。

老师教给我，要学骆驼，沉得住气的动物。看它从不着急，慢慢地走，慢慢地嚼；总会走到的，总会吃饱的。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的，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，姿势很难看。

骆驼队伍过来时，你会知道，打头儿的那一匹，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，走起来，“当、当、当”地响。

“为什么要一个铃铛？”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。

爸爸告诉我，骆驼很怕狼，因为狼会咬它们，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，狼听见铃铛的声音，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，就不敢侵犯了。

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，我对爸爸说：

“不是的，爸！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，没有一点点声音，你不是说，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，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？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，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，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，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。”

爸爸想了想，笑笑说：

“也许，你的想法更美些。”

冬天快过完了，春天就要来，太阳特别的暖和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。可不是么？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！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，垂在肚皮底下。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，因为太不整齐了。拉骆驼的人也一样，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，也都脱下来了，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，麻袋空了，“乌金墨玉”都卖了，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。





夏天来了，再不见骆驼的影子，我又问妈：

“夏天它们到哪里去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骆驼呀！”

妈妈回答不上来了，她说：

“总是问，总是问，你这孩子！”

夏天过去，秋天过去，冬天又来了，骆驼队又来了，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。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，我也不会再做了。

可是，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！我对自己说，把它们写下来吧，让实际的童年过去，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。

就这样，我写了一本《城南旧事》。

我默默地想，慢慢地写。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，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，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。



# 惠 安 馆
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





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我醒了，还躺在床上，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、小小的尘埃。宋妈过来掸窗台，掸桌子，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，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，飞舞得更热闹了，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，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。

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，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，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，格格地响，我想骂她，但她倒先说话了：

“还没睡够哪！”说着，她把我的被子大掀开来，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，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。她强迫我起来，给我穿衣服。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，都是新做的；棉裤筒多可笑，可以直立放在那里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。

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，倾着身子，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，她



